

1926年

第

卷

第

1—4

期

北京清華大學研究院實學社  
中華民國十五年四月出版

# 第一日期目錄

題詞

曹慶五校長

發刊詞

特載

黑韃事略考

王靜安先生

專箸

春秋名字解詁補正

劉盼遂

中庸偽書考

杜鋼百

尙雅釋例匡謬

聞惕

荀子字義疏證

余戴海

韓非子集解補正

高亨

與章太炎論文中之書

汪吟龍

兩宋歷數天文學考

吳其昌

文苑

賦詩詞

# 實學

啓超署

# 本刊啟事

一、本刊由清華大學研究院實學社編辦  
篇章概由作者負責

二、本刊爲發皇學術整理國故起見海內  
之士與本刊趣旨相同者錫以弘箸深  
所忻願

三、本刊暫分特載專箸文苑三欄以後審  
察稿件隨時增補

四、本刊辦伊始籌畫未周所冀碩彥魁  
儒南鍼時錫庶學術日光人文蔚起匪  
獨本刊之幸也

## 本刊特別啟事

本刊稿件過繁印刷稍遲茲增多卷帙改  
爲月刊

本刊啟事

# 第二期要目預誌

毛詩鄭箋漢制考證

聞惕

余雅草木虫魚釋例讀

劉盼遂

名原複音廣證

杜鋼百

連綿語根說略

高亨

荀子詩說

余戴海

西漢賦注

汪吟龍

三統歷簡譜

吳其昌

篆勢賦

汪吟龍

特載稿件臨時加入 增白

題詞

曹雲祥

顧黃人去幾經年。一代先河任執肩。難得英賢攻考據。置身重到漢周前。  
顧亭林黃梨洲二先生。開有清學術之

先河。今諸生作業。有與相似。故以為比。非以貢談也。

誰宗許鄭薄程朱。異派同源趣不殊。須識文章該性道。驪龍原自有元珠。  
冊中多考據詞章之作。或疑遺棄義理

。故揭其宗旨於此。

大地搏搏萬學張。精神物質豈相妨。殊塗會有同歸日。却藉卮言作引嚆。  
大地文明。雖略有精神物質之別。然

同為人類所發明。則非無可合之一日。惟今尙未至耳。姑書於此以俟之。

風雨蕭蕭晦不明。九州幾復聽雞鳴。江郎幸有如花筆。大道原期與共行。  
學問之道。以切磋而得益。若秘不示

人。則短長無由得知。斯冊之刊。意亦如此。固無標榜之見存也。故更著數語以勉之。



# 發刊辭

自羅叔言刻雪堂羣籍。辜湯生箸春秋大義。揚我國光。被之西土。而大漢文明。昭爛四

裔。來學有遣子之請。

歐美各大學屢函詢本院可否招收外國學生

成均奉華文之師。章甫之冠。貴於吳越。雅頌之

樂。歎自延陵。學術昌明。方期可待。而乃寰域之內。老師日謝。小雅盡替。嗣音不往

於青衿。令德難書於彤管。舍我靈龜。耆彼蛤蜊。謂古籍宜投溷。誣聖人爲大盜。黑白

已淆。棄取斯繆。妄陋若此。固無譏焉。若乃楊槩國學。顛預自飾。攻難樹異。以眩耀

於世者。要其流派。可析爲四。夫悖忒之無。鮮窺遂古。畏研幾之勤慮。託虞初爲容閔

。徵信祇及於稗官。遠覽不出於天水。以袁枚之誕僻。而奉爲大師。以汝珍之瑣猥。而

謂爲見道。瘁音么弦。依乎說鈴。虫臂鼠肝。離於大雅。此一派也。亦有託素隱之旨。

爲譁世之資。六書未辨。侈言甲骨之文。三禮不稽。妄述殷周之制。爲取寵而行怪。實

有害於道眞。此又一派也。或謝不敏於經畚。夸深造於丙部。披管子而不檢及六官。繹

呂覽而未洞於左氏。膠柱刻舟。乃乖其義。面牆向壁。益離其宗。旣燕說之易誤。亦狐指



而多疑。此又一派也。亦有艱於諷籀。勤於譜錄。萃志藝文之目。殫精序錄之編。爲版本注起居。儕陳晁之輿僂。學惡詩婢。跡近書賈。自以爲得。莫之或憚。此又一派也。綜茲四者。取徑雖殊。其歸均失。絲異染而變色。道多歧以亡羊。羨魚兔而失筌蹠。寶康觚而棄周鼎。學殖之疆日蹙。斯文之道將窮。人方求璞玉。而進以腐鼠。彼欲觀端冕。而示以文身。旣乾其中。奚強於外。道術將爲天下裂。夫齊未必揣其本。通外必闕於中。察秋毫而不見輿薪者。蔽離朱之明也。導宵絜而動經大輒者。失庖丁之技也。物壯則老。不殖將落。斯必推陳出新。任重致遠。以形聲爲輪椎。挈訓詁之紀緒。本之經以明聖賢之心。攷諸史以尋治亂之迹。匯百家之學。集萬國之觀。由近而及遠。舉一以反三。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治絲必斷。析難而解紛。取精用弘。積薪居上。鈞元素遂。矛弧以麾。庶幾足以備天下之美。合始終之德。洽於古今。通乎中外。天雞鳴而晨曦出。文德耀而羣載熙。竊本斯指。作爲文章。授之剗剗。質諸當世。雖無當於弘範。或不戾於微志。明達之士。其有聞風而思古者乎。引領塵躅。於斯在焉。

# 特載

## 黑韃事略跋

王國維

此書後有嘉熙丁酉永嘉徐靈長孺跋。云，靈初歸自草地。嘗編敘其風土習俗。及至鄂渚。與前綱書狀官彭大雅解后各出所撰。以相參考。亦無大遼絕。遂用所著者爲定本。間有不同。則靈復疏於下方云云。今書中頂格書者大雅原書。其低一字者長孺所疏也。長孺隨使蒙古。在宋理宗端平初年。當蒙古窩闊台汗之七八年。本書云靈至草地時立金帳。想是以本朝皇帝親遣使臣來。故立之以示壯觀。前綱鄒奉使至不曾立。後綱程大使更後綱周奉使至皆不立。考宋史理宗紀。紹定五年（壬辰）十二月。大元再遣使議攻金。史嵩之以鄒伸之報謝。端平元年（甲午）十二月己卯。大元遣王檝來。辛卯遣鄒伸之李復禮喬士安劉溥報謝。二年（乙未）正月以御前甯淮軍統制借和州防禦使程芾爲大元通好使。從義郎王全副之。嘉熙二年（戊戌）三月己丑命將作監周次說爲大元通好使。本書所謂鄒奉使卽鄒伸之。程大使卽程芾。周奉使卽周次說。是長孺隨使當在鄒伸之之後程芾

之前。而鄒程奉命使北。相距才一月。中間未必更遣他使。本書所謂前綱鄒奉使至時不立金帳者。疑謂伸之壬辰初使時事。而長孺則與於伸之再使之役。蓋伸之初使。實銜史當之命。而再使時則奉朝命。故曰寔至草地時立金帳。想是以本朝皇帝親遣使臣來。可互證也。顧伸之再使。雖奉命於甲午十二月。然其至草地已在丙申之夏。本書云。寔在燕京。羌胡丞相來贖貨。更可畏。下至教學行及乞兒行亦出銀作差發云云。考皇元聖武親征錄。甲午（太宗六年）遣忽都忽主治漢民。乙未夏忽都忽籍到漢民一百一十一萬有奇。元史耶律楚材傳亦紀此事。則云丙申七月忽都虎以民籍至云云。視親征錄差後一年。案忽都忽忽都虎。元史太宗紀亦作胡土虎。本書之胡丞相即謂此人。其至燕京定差發。當在乙未丙申間。而長孺適以是時留燕。則亦當在乙丙間矣。後至草地住月餘。其回程宿野狐嶺在七月十五日。則至草地時正當盛夏。又跋中稱彭大雅爲前綱書狀官。則大雅當在鄒伸之壬辰一行中。大雅後爲四川制置副使。以貪贖獲咎。然其爲此書。敘述簡該。足徵覘國之識。長孺所補亦頗得事實。蒙古開創時史料最少。此書所貢獻當不在秘史親征錄之下也。乙丑十二月二十日。

# 專 著

## 春秋名字解詁補正

劉盼遂

聞名知字，昉於通德。名字相配，發自盧君。而叔重造說文，亦數引古人名字，以證古訓。誠以名之與字，義相契符，不殊倉雅。雖其中亦間有義嫌閼隔，然測以音假，靡不冰融。於此又見古初假借之例焉。是其於小學之助，至爲巨契。惡可憮也。高郵王氏引之嘗總擘春秋名字，定以五體，測以六例。箸春秋名字解詁二卷。信能究聲音之統貫，察訓詁之會通矣。然破字過多，微傷支離。亦大醇中之小疵也。德清俞氏樾爲作補義。發其黜晦，匡其違失。厥誼不昭，爰明以論。誠王氏之諍友。至若湘潭胡氏之駁，志存取寵。蘄州黃君之補，成於弱歲。皆叵能見遠流，達神旨。故無取焉。盼遂幼穉是編，拳拳奉持。偶有異同，卽以膚見，參諸衆籍，臚存簡端。歷年五載。凡得若干條。因輯爲一卷，以就正於弘達君子云爾。黨謂譔箸。則吾豈敢。乙丑十二月二十三日記於清華園一院。

### 鄭公子呂字子封

王氏解詁曰，呂之言甫也。商頌傳，封大也。俞氏補義曰，公子呂蓋取古國名爲名，故字子封。楚語注封國也。盼遂按王俞說均曲。說文，呂脊骨也，象形。昔太嶽爲禹心呂之臣，故封呂侯。籀篆文从肉从旅。國語周語氏曰有呂。注曰呂之爲言膂也。又按說文牛字下云，象角頭三讀封尾之形也。封者肩甲。今日猶謂肩甲爲封，音如邦。鄭公子名呂字封，義蓋由此。

### 宋南宮萬字長

王氏解詁曰，萬讀曰曼。魯頌閟宮傳曼長也。盼遂按萬與蔓古一字。由殷周龜金文字可見。說文蔓毒蟲也。从虫象形。萬萬蟲也。蔓屬。从蔓省。按蔓亦聲。故从萬得聲之字與蔓同居秦部。萬偶以聲轉而訛入寒耳。實則非異字也。金文萬字皆拽長其尾。通俗文字長尾曰蔓。莊子天運釋文引故蔓字長。亦猶公孫蔓字子蟠矣。

### 鄭國參字子思

王氏解詁曰，參讀爲慘。爾雅曰慘憂也。憂思也。補義曰，參有參驗之義。故名參字思。明既參驗之於物。又必思之於心，然後可以得天下之理也。或曰參與慘通。思與偲通。

。名僂字僂。猶詩云美且思。盼遂按參蓋齊之誤字。齊與齋同。古書齊字作齋。見玉篇及史記田儻傳形與參相似因以致譌。大戴保傳篇有司參夙興端冕。參亦齊之譌也。詳王氏經義述聞大戴禮記參夙興條禮記祭義，齊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者。齋三日乃見其所爲齊者。是齊之義存於思。名齊字思。成一貫矣。

### 燕級字思 魯孔伋字子思

王氏解詁曰，級與伋皆急字之假借。補義曰，史記齊太公世家，丁公呂伋。徐廣曰，伋一作及。蓋作及者本字也，詩曰雖不能至，心嚮往之。名及字思，卽此義也。盼遂按後漢書郭伋字細侯，細與思皆從囟，故納可讀思。說文總字下，古文細，按總之古文卽納之小篆，頗疑細細本一字也，然由此可證納與總古通用也，亦足爲俞氏之說增一佐證矣。

### 楚莫敖華字子章

王氏解詁曰，廣雅，章章采也。玉篇，章采也。引書曰，五服五章哉。華亦采。顧命傳曰，華采色。楚辭九歌，華采衣兮若英。盼遂按莫敖名字，蓋卽楚之章華臺爲說。析一地以爲名字。孔子之名丘字尼猶然矣。昭七年左傳。楚子成章華之臺。杜預注，臺今在華容城內。漢書地理志，南郡華容注，應劭曰，春秋許遷於容城是，是華容在周季名容城，易名華容，自西漢始也，以臺名地，昭然可見，章太炎訂禮俗篇譏杜預皮傳華容，謂其說難信，誠未知所以，然章

華實爲臺之形制。非專名也。故史記藺相如傳記秦有章華臺。戰國策齊策記齊有章華臺。蓋不獨楚有之也。章與商古通用。律歷志商之爲言章也書榮誓我商賚女徐仙民音商爲章韓詩曰，殷商屋而夏門。傳曰

，周夏屋而商門。崔凱曰，禮，人君爲殷屋，四夏也。卿大夫爲夏屋，隔半以北爲正室

，中半以南爲堂。以上依章氏訂禮俗篇所引是商屋古者以稱四雷猶今所云四阿房也。四雷則其上四面

作方正方形。韓石塘三禮圖，繪殷人章甫之冠，形正方。注云，章爾雅上正章丘之章。甫

方也。平正而四方。對牟追而言。舊以爲章明丈夫，非也。甫字亦象形。今由章甫之制

，亦足以考見商屋矣。爾雅釋山曰，上正章。西山經曰，太華之山削成而四方。而莊子

亦稱尹文子作爲華山之冠以自表。釋文云，華山上下均平。象己心均平也。莊子又謂原

憲華冠繼履。意者華冠卽殷章甫之制歟。讓王釋文華冠胡化反以華木皮爲冠失之華皮爲冠於古無徵恐臆說不足據此章與華同屬上

下均平之證也。古者築臺積土高丈而廣平。故多以章華名之矣。

### 宓不齊字子賤

王氏解詁曰，不語詞，不齊齊也，賤與翦通。彌雅翦齊也。字亦作踐。爾雅毛傳踐行列

兒。蓋行列整齊之兒也。盼遂攷程易田通藝錄云。宓子賤名不齊，合讀則爲卑。按程氏

此言極是。春秋名字本有合聲之例。如成然爲旃，王氏解詁之說勃鞞爲披，彌牟爲木，毋涼爲



闔。且于爲鉏，汪氏經義知新記之說。子居爲朱，壽夢爲乘，顧氏音論之說。曼頭爲欒，俞氏春秋名字解詁補義之說。得臣爲瑱，此盼遂所證明詳楚得臣字玉條下。之等。皆徐言則一。疾言則一。子賤之名，亦猶是矣。

### 公子語字子人

王氏解詁曰。大雅公劉篇正義。答難曰語。謂二人相對。禮雜記注曰言言己事也。爲人說爲語。孟子梁惠王篇曰，孟子見梁襄王。出語人。盼遂按語从言吾聲。得以聲借爲吾。說文吾我自稱也。與人相對成義。論語公冶長篇。子曰始吾於人也。鄭公子名吾。猶宰我之名予矣。

### 晉荀盈字伯夙

王氏解詁曰。盈讀爲羸。夙讀爲肅。羸寬緩也。肅嚴急也。補義曰，夙讀爲縮，周官馮相氏疏曰，晷進爲盈。晷退爲縮。文選東京賦。不盈不縮。薛綜注曰，縮短也。盈長也。是盈與縮相對。盼遂謂夙爲夙誤。說文盈滿器也。從皿夙。夙秦以市買多得爲夙。引詩我乃酌彼金罍。今詩作姑。盈爲滿溢。夙爲小滿。故以相从義爲名字也。

### 鄭單字子家

王氏解詁曰。單讀爲塵。說文塵一家之尻也。盼遂按詩大雅公劉。其軍三單。傳云三單。

相襲也。古彝器單作丫。象蟬聯相續。今作禪嬪者皆借字也。家者卿大夫世守之稱。大夫適子。恆爲大夫。父卒子繼。蟬嫣不絕。家義之申引猶所謂世所謂葉矣。漢書楊雄反離騷。自言世系曰。有周氏之蟬嫣兮。或鼻祖於汾隅。名單而以家爲字。正此類也。宋華家字世子。世與單亦有同誼焉。

### 楚公孫寧字子國

王氏解詁曰。哀十六年左傳曰。沈諸梁兼二事。國寧。盼遂按易乾卦彖曰。首出庶物。萬國咸寧。楚公孫正用此也。如王氏說乃成倒植矣。

### 周白丹字圭

王氏解詁曰。圭讀爲黈。說文黈，鮮黃明色也，從黃圭聲。名丹字黈，與名赤字華同義。盼遂按丹古通青。說文青東方色也，從生丹。丹青之信言必然。按青從丹。古文作𠂔，卽丹字。漢書司馬相如傳，丹青赭堊。注引張揖曰青青釁也。說文釁善丹也。卉木初生色呈蒼赤，故青爲東方色矣。儀禮覲禮記，方明設六玉之位東方圭。以象東方青，卽象東方丹矣。名丹字圭，理或由于斯矣。

### 曾箴字皙奚容箴字皙

王氏解詁曰，今本作曾葺誤。說文玉篇廣韻俱無葺字。案說文曰，古人名躡字皙。躡與箴同音，則當作箴。盼遂按王氏改葺作箴非。葺蓋葺之誤字。爾雅釋艸葺馬藍。說文藍染青艸也。史記集解葺音點。使史記而作箴不須爲作音矣。葺爲染黑之艸，點小黑也。躡雖皙而黑也。三字音韻同而義相通。故史記作葺，論語作點，說文謂宜作躡，蓋無不可。正不必易爲箴也。

### 伯虔字子析

王氏解詁曰，虔當爲黔。析皙古字通。襄二十七年左傳，皋門之皙實與我役。邑中之黔實慰我心。或曰虔析皆敬也。說文慙敬也。慙與析通。盼遂謂虔亦析也。方言三，虔散殺也。殺借爲繫，皆分散之意。說文析破木也，一曰折也，从木从斤，會意。引申爲分散。廣雅釋詁漢書宣帝紀揚雄傳注，皆謂析分也。

### 魯顏何字弁

王氏解詁曰，古聃字或省作弁。聃與儋通。說文何儋也，儋何也。故名何字儋。補義曰王說迂曲。何當讀爲阿。弁當讀爲那，阿那疊韻字，古有此語。盼遂按弁爲那之省。弁本音在談部。讀入歌部者，雙聲之變也。左傳宣二年，歌曰，棄甲則那。杜注那猶何也。

。後人皆用那爲奈何之合聲。故名何可以字那矣。王兪之說破字太多。未可以也。

### 魯公子尾字施父

王氏解詁曰，施讀爲柁。說文柁曳也。取莊子秋水篇龜甯曳尾之事。故名尾字柁。補義曰，說文施旗兒。施父之字亦當取義于旗。古人多以犛牛尾注于竿首。用以指麾。書牧誓，右秉白旄以麾。是也。盼遂謂王氏讀書雜誌餘編後漢書首施兩端條曰。魯公子尾字施父。是施與尾同。王氏此說是也。施由也得聲。也訓女陰。故凡餘竅之字多受聲義于也矣。釋名曰，船其尾曰柁。說文鞞馬尾紂也。柁鞞从它，與夂也同。後漢書鄧訓傳西羌傳並云，首施兩端。首施猶首尾矣。名尾字施。其意昭然。石渠氏餘編之說。至爲精到。兪氏乃詆爲臆說，何哉。

### 魯顏無繇字路

王氏解詁曰，繇與由同。取路之義也。盼遂按無語辭。猶郵無恤字伯樂。鄭公子去疾字子良。無與去亦語辭。王氏皆未之言也。

(未完)

### 中庸僞書攷

#### 指例第一

治學不明時代，則思潮之先後次序必紊。讀書不別真僞，則學術之本來面目不見。故居今日而言治國學，首便重材料之審定。良以闡明學術，最重得學術真象；而整理學術，尤須知沿革與綫索。蓋據無徵之書籍，以爲研究之資料，則博攻結果，絕無良好影響，綜其失也，當如左方：

1. 失各家學說之真象……………其蔽也誣妄古人

2. 亂學說先後之次序……………其蔽也顛倒因果

3. 錯學派相承之系統……………其蔽也淆混思想

爲學不辨真僞，其所得不好影響，固非僅如上所陳述。若夫虛耗精神，得不償失，障霧學術，興妖作怪，則更引起人心之憎惡，減輕學術之價值矣。然則由斯以談，彼辨僞手段，惡可視爲緩圖？世之欲研治國學者，其亦知所從事也夫！

吾國載籍，浩如淵海，其材料之豐富，世界各國，曾莫能與之京。然而理董成績，則「瑕瑜參半」「真僞雜揉」甚多。試一披覽劉略班志，其所記載書目，大都十之八九，皆爲後人所依託。細讀：姚際恆古今僞書攷，詩經通論，禮記通論；胡應麟四部正譌，二酉綴遺；葉水心習學記言；萬斯同羣書辨疑；宋濂諸子辨；廖平關劉篇；紀曉嵐四庫全書

提要；康有爲新學僞經攷；暨歐陽修朱晦庵等集；當知前哲成績之匪誣矣。

雖然，姚胡諸君，其於諸子著作，曾能撥開雲霧，俾觀青天，至若經傳載記，則仍金科玉律，奉爲典要。而不敢持懷疑態度，作攷訂功夫。是故坊間通行之尙書，直至閻百詩惠松岩始斷爲梅賾之僞古文而成定讞。又如今日流傳之周禮，亦直到廖平康有爲始斷爲劉歆的僞制度而成鐵案。甚矣！經典之尊嚴，聖哲之權威，其箝制人口，束縛人心也有如是乎！

中庸一書，舊謂子思之作，然攷核其文，前人如葉水心等，固已懷疑之矣！無如圓謊者多，曲爲疏解，所以聚訟至今，迄無定論。清儒戴氏東垣，固善爲攷訂者也，其於中庸則因鄭玄之舊，成中庸補注若干卷，究未攷定伊誰之作。井研廖師，亦嘗自出手眼，而不因仍舊母者，殊所著大中講義，祇陳述其所溯天人學說，而於作者本身，仍信爲子思之學。南海康有爲氏，號稱富有「笛卡爾精神」者，然而觀其中庸注一書，其於該書眞僞問題仍未嘗措意焉。輓近胡適，其治學也，則處處具有懷疑精神者，其於大學中庸兩書，且直定爲孟荀以前之作。具徵魚目混珠，辨別甚難，成說所蔽，賢哲不免。茲編之作，卽本懷疑態度，辨僞方法，研究結果，所得之成績也。是否正確，殊不敢必，質諸

達人，惠而教我！

往昔先哲撰著，叙例殿後：莊子天下，史公自序，淮南要略等，其成例也。顧爲述說便利計，特先揭撫如左：

學探本源，事溯領綱，掃清障霧，發爲文章，董理羣言，折衷典常，有物有則，幽渺張皇，述旨例第一

書無盡信，半屬僞傳，託古改制，聖哲猶然，城高池深，壁壘森嚴，攻堅蹈隙，則有先賢，述誌疑第二

羅列臆證，矛盾其言，條分縷晰，逐予駁難，疑獄定讞，發伏謫奸，攷定方略，科學爲先，述辨僞上第三

溯源歷史，求覩本真，旁搜遠紹，取材羣倫，清儒漢學，疏通證明，比勘參詳，敢師前型，述辨僞下第四

我雖平允，人目非常，此驚異義，彼謂瘋狂，論難迭起，每多偷佯，設爲問答，疑解冰霜，述客難第五

宇宙真理，普遍皆同，古今聖哲，無間西東，典籍僞撰，僅屬時空，道予新評，允持厥

中，述論衡第六

(未完)

余雅釋例匡謬

聞 惕 惕 生

金壇段氏曰。轉注借假。其源皆在音均。說文解字者。象形會意指事。能聲之書也。余雅廣雅方言釋名者。轉注假借之書也。乃自孫郭以降。爲之疏注者。膠義學之指。昧通貫之涂。補殘塞漏。微等碎金。燕說鼠窺。益韋弘范。泊乎蘭皋。幸能自見。義疏之指。每釋形聲。本師蘄春黃氏。稱其能以音理貫穿義詁。推尋本字。兼明通假。其縷析字詁。固莫之或加。然尋支齊末。斷絲辰流。未能絜其要領。縱其會通。尤爲一察之好。未備古人之美。惕曩居武昌。得鹽城玉澗余雅釋例。以爲可觀。就而繹之。乖謬已甚。問本師說。加以覈正。丹黃乙竄。錄諸簡帙。去秋來京師。問學於海寧王氏，獲讀余雅草木虫魚釋例一書。推源溯流。精覈弘暢。如鳳鳴高岡。而喁噍之喙盡息。俯瞰陳書。固無足深道也。吾友劉盼遂著余雅草木虫魚釋例讀，益弘本師之指，余近著余雅雙聲疊韻講，尙未殺青，然學蔽於私好。道弘於明辨。陳氏之書。猶有毒者之者。陳書始見國故雜誌，近其姪陳鍾凡，刊於東南大學，肅清之功。固未敢任。當仁之讓。亦所不可。益以二三朋好。時相督促。爰仍其篇章。匡厥義例。鑽治之暇。繕爲是篇。固無希於作者之林。惟幸免乎攻人之誚。丙寅元月望日蘄水聞惕書於



清華園

有假借無假借例

清儒孫氏星衍。以釋山厓字。不合六書。王氏引之。以釋地郊牧。不同毛許鄭高韋諸家之說。遂疑余雅多爲漢人麤亂。然一字傳寫之訛。固不足據。而注家偶有敘誤。尤不當援之以疑經。錢氏大昕。謂十九篇中。皆於周公正文。非無後人附益。惕意周公余雅一篇。固不當限於釋詁。子夏問夫子作春秋何以不用余雅。則知夫子曾作。子夏曾習。因以爲問。且子夏傳詩。釋訓一篇。兼明詩意。則余雅自周公以後。當成書於子夏之手。周公制禮。孔氏述易。子夏傳詩。文義假借。不可殫說。古人用字。聲同義通。漢儒說經。仰承其緒。况當時雅言。或爲假字。深成貫習。何嘗不可以之相釋。而必謂余雅所釋之字有段借。釋之之字無段借。何其固也。

嚴氏悔庵曰。余雅釋詁。篇首訓始。篇末訓死。兩端具矣。其中次第。亦各以義類相從。而中間不無小有舛錯。亦非摩滅失次。古人行文。錯綜變化。正以見嚴密之中。未嘗拘徐也。斯言案矣。說余雅者。當就其釋之之義以探其所釋之義。君可爲羣。則林蒸當訓羣矣。危可爲詭。則嚆猶譎矣。濟之訓當爲穫。則獲可爲穫矣。必先明通假之理。而

後能一訓兩義。不然。台朕陽之爲予我。賚畀卜之爲賜與。又將何以說之邪。拘墟逢合。胥失之矣。

釋言。疾齊。壯也。詩思齊大任傳。齊莊也。正義以爲釋言文。陳氏非之。誤矣。釋言此文。卽詩楚茨之旣齊旣稷。以疾爲稷也。案毛傳。稷疾。勅固也。正義引王肅曰。執事已整齊。已極疾。已誠正。已固慎也。與整齊誠正固慎相屬爲文。則疾當爲莊肅之義。周書王會。稷慎大塵。注。肅慎也。釋詁。肅齊。疾也。與此亦輾轉爲訓。疾齊與壯。義不能相受。則壯之爲莊窠矣。

凌。慄也。郝氏以慄當爲漂。陳氏謂慄古止作栗。木至西方戰栗。是栗亦有寒意也。慄旣可易爲栗。亦何不可易爲漂邪。釋字必正。固不驗矣。康。苛也。俞氏樾謂康爲抗。苛爲荷。亦失之迂迴。陳氏謂相反而爲訓。則更失之強合。按詩正月。苛以富人。哀此惇獨。毛傳。苛可也。兩無正。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苛以能言。巧言如流。毛傳。苛嘉也。均苛與哀相對爲文。哀爲悲傷。而可爲康樂。昭八年，左傳引詩，杜注亦云，苛嘉也，家語王肅注云，嘉樂也，則余

雅作苛者。苛之借也。康苛一聲之轉

適。寤也。釋文云。孫本作午。陳氏謂卽說文之害寤。本襲嚴氏元照之說。陳氏以午爲害之借，案禮記

哀公問，午其衆以伐有道，釋文引王肅作迂，荀子富國篇，午其軍，然嚴氏以悟與逕通。逕五故反，莊子釋文作逕。而楊倞注，午讀爲迂，是午卽迂也。午借爲害之說，其將何以證之。

害晤與逕。亦相通假，其意蓋以此文當作逕晤也。勦其文而違其義。斯悖矣。古人用字

。同聲通假。故午段爲五。儀禮注，一縱一橫爲午，史記索隱，物交橫爲午。吾假爲御。續漢書執金吾注，猶禦也。泥其本訓。斯不

可通。與其以午寤爲說文之害寤。無寧爲說文之午悟。不尤善歟。朱氏駿聲，謂說文害嘗卽寤之或體，段氏

若膺。謂儀禮之悟受。余雅之梧丘。史記之魁梧枝梧。漢書之抵梧。皆悟之譌。臧氏鏞

堂。謂釋文此文蓋作午吾也。則或亦殘闕之故耳。

將資也。資固當爲齋。古齊聲次聲同用，故齋或爲齋，資假爲齋，見禮記昏義，荀子哀公注，資當爲齊聲之誤也，爲齋，見左氏僖卅三年傳，史記信陵君傳，爲齋，見荀子性惡，淮南主術

，史記哀盎。陳氏謂將訓送訓行。而資亦訓送訓行。不知資之訓送訓行者。皆齋之借也。周

禮外府注。齋行也。小祝注。齋猶送也。莊子德充符，不以嬰資，蓋亦齋之假，釋文，資崔本作杓。鄭注孝經云。資者人之

行也。注攷工記。或通四方之珍，異以資之，喪服傳。不足則資之宗，禮樂焉，表記。率法而強之，資仁者也，皆云資取

也。則此云者。謂取事父之愛以行之母。非訓資爲行也。禮記喪服四制，資於事父以事君，注，資猶操也，與訓取義合至苛

妍之與苛疥。亦猶刷齷之於挑畝。無庸膠執矣。

其他以假字相釋者。如翟氏灑說。緝善也。善爲繕之假。衛嘉也。嘉爲加之假。錢氏大

昕說。閱訓恨。當爲很。庶訓侈。當爲朐。陵莫大於加陵。當爲阿。小山別。大山鮮。

當爲嘖。惕按釋訓。昀昀田也。郭云壑辟貌。信南山傳亦云。壑辟貌。則田爲治田之義。漢書韓安國傳。方佃作時。注。佃治田也。信南山箋亦云。則又成王之所佃。是田當爲佃矣。說文人部，佃中也，段注云，廣韻曰營田，玉篇曰作田，許支部有畋，不以佃爲之，朱氏駿聲，謂許意以佃爲甸也，案畋佃甸皆通訓，說文，畋平田也，漢書注，佃治田也，荀子注，以其治田則謂之甸，周禮司服，凡甸冠弁服，注，甸田獵也，呂覽，以畋於雲夢，注，畋獵也，易繫辭，以佃以漁，釋文，取獸曰佃，釋天。六月爲且。蓋卽詩四月之六月徂暑也。鄭箋。徂始也。莊子。庚桑楚。與物且者。釋文。且始也。考說文。徂往也。詩氓篇。自我徂尔。小明。我征徂東。楚茨。徂賚孝孫。緜篇。自西徂東。桑柔。云徂何往。天作。彼徂矣岐。鄭箋皆云。徂往也。皇矣篇釋文，駟篇疏引王肅，皆云，徂往也，而於此訓始者。蓋以徂爲祖。釋詁。祖始也。詩生民序疏。祖猶始也。四月毛傳，徂往也，與鄭異，金文祖字多作且。詳釋鄭意。證以雅義。且徂皆當爲祖也。明於此。可以知尔雅矣。

(未完)

### 荀子字義疏證

余戴海

#### 叙論

荀子後孟子生。其學識亦最精博。上承儒家之流。而下開秦漢後法家政治家之源。其識見之精卓。思想之縝密。議論之閎通。足以補儒家之未逮。故董仲舒韓愈均推重之。且其性惡說。異軍特起。旗幟鮮明。已爲學者所注意。至清代四庫全書提要。首列荀子儒

家。登山一呼。羣峯皆應。風氣所靡。士林尤相崇尚。顧其書流傳日久。漫滅難免。魚魯豕亥。觸目皆是。此不易讀者一。且其書用字古奧。陳義艱深。小學不明。不無郢書燕說之譏。此不易讀者二。雖有楊注。舛謬甚多。宿儒大師。多所匡益。但零出散見。未有具體之整理。長沙王先謙氏。集合俞郝盧王諸家之說。而參以己見。至是則荀書始稍可讀矣。然荀子書中所論學術政治性情名實等說。前後錯綜。條理一貫。所用名詞。幾等現代科學之術語。不經搜集排比而疏解之。則初讀是書者。如驟入名園。塗徑莫辨。但見樓臺輝煌。花木掩映。鮮不目眩而意迷也。又如初航海者。汪汪萬頃。波濤喧阗。祇見其望洋生嘆而已。余研究是書。卽留意於此。摘荀書所習用之字。按類而撮記之。證以本義。疏以別解。得若干條。仿戴氏法作荀子字義疏證。戴東原之作孟子字義疏證曰。孟子辯楊墨。後人習聞楊墨老莊佛之言。且以其言汨亂孟子之言。是又後乎孟子者之不可已也。苟吾不能知之亦已矣。吾知之而不言。是不忠也。是對古聖人賢人而自負其學。對天下後世之仁人而自遠於仁也。吾用是懼。述孟子字義疏證云云。余非敢謂知荀子學者。不過就余素日之所誦習。供之初學。爲其入園航海之嚮導者云爾。

一性 生 僞

吾國儒者論性。其說至爲雜糅。區以別之。可分三類。卽（一）性無善惡。（二）性善。（三）性惡。論語曰。性相近也。則善惡之界說未嚴也。中庸曰。天命之謂性。董仲舒曰。性者生之質也。質朴之謂性。韓愈曰。性者與生俱生。皆謂性爲自然稟受之物。此性無善惡之說也。說文。性人之易氣性善者也。孟子曰。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此性善之說也。荀子則主張性惡。說具荀書。無庸繁舉。至其解釋性之本體。甚爲確切。禮論篇曰。性者本始材朴也。郝懿行曰。朴當爲樸。樸者素也。言性本質素。正名篇曰。生之所以然者謂之性。性之和所生。精合感應。不事而自然謂之性。性惡篇曰。凡性者天之就也。不可學。不可事。又曰。不可學。不可事。而在人者謂之性。儒效篇曰。人無師法則降性矣。有師法則隆積矣。而師法者所得乎情。非所受乎性。不足以獨立而治。性也者吾所不能爲也。然而可化也。情也者非吾所有也。然而可爲也。注錯習俗所以化性也。王念孫曰。此及下文楊注所稱或說改情爲積者皆是也。下文皆言積不言情。是其證。前說皆非。又案不足以獨立而治上當更有一性字。言性不足以獨立而治。必待積習以化之也。故下文曰。性也者吾所不能爲也。然而可化也。統觀荀書所論。則性之爲物。具有四種成素。

一性爲質素。性之初生。空洞不雜他物。純素不着絢采。卽荀子所謂性者本始材朴之說也。

二性爲合心理生理二者之表現。如樂則欲笑。哀則思哭。此則屬於心理自然之表現。飢欲求食。渴欲求飲。此則屬於生理自然之表現。卽荀子生之所以然者謂之性之說也。

三不認性中有善。性惡篇曰。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順是故爭奪生而辭讓亡焉。生而有疾惡焉。順是故殘賊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聲色焉。順是故淫亂生而禮義文理亡焉。然則從人之欲。順人之性。必出於爭奪。合於犯分亂理。而歸於暴。故必將有師法之化。禮義之道。然後出於辭讓。合於文理。而歸於治。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卽荀子所謂之而師法者所得乎情。（情當爲積）非所受乎性。不足以獨立而治之說也。

四性有爲善之機能。性惡篇曰。塗之人可以爲禹。曷謂也。曰凡禹之所以爲禹者。以其爲仁義法正也。然則仁義法正。有可知可能之理。然而塗之人也。皆有可以知仁義法正之質。皆有可以能仁義法正之具。然則其可以爲禹明矣。又曰。假之人有弟兄資財而分者。且順情性。好利而欲得。若是則兄弟相拂奪矣。且化禮義之文理。若是則讓乎國人



矣。卽荀子性也者吾所不能爲也。然而可化也之說也。

性生二字。可以互訓。書君陳。惟民生厚。因物有遷。傳言人自然之性敦厚。因所見所習之物。有變遷之道。是民生解作民性。周禮。以土會之法。辨五地之物生。杜子春讀生爲性。謂物生卽物性也。通論。性者生也。釋文。性亦訓生。陳淳曰。性字从生从心。是人生來具是理於心。方名曰性。則性生二字有互紐之關係焉。荀子勸學篇曰。君子生非異也。善假於物也。王念孫曰。生讀爲性。大戴作性。榮辱篇曰。凡人有所一同。飢而欲食。寒而欲煖。勞而欲息。好利而惡害。是人之所生而有也。是無待而然者也。是禹桀之所同也。又曰堯禹者非生而具者也。夫起於變故。成乎修。修之爲待盡而後備者也。之人生固小人。無師無法。則唯利之見耳。王先謙曰。生性字通用。富國篇曰。人倫竝處。同求而異道。同欲而異知。生也。王念孫曰。生讀爲性。荀書中生性二字多通用。以生性二字聲音相近。義亦相通。具有通用之道也。

僞原有詐僞作爲二義。故經傳古多通用。釋詁曰。詐僞也。詩人之爲言。卽僞言。月令。作爲淫巧。今月令云。詐僞淫巧。古文尙書南僞。史記作南爲。徐鍇曰。僞者人爲之。非天真也。故人爲爲僞是也。而荀書中僞字多作作爲解。如禮論篇曰。性者本始材朴。



也。僞者文理隆盛也。無性則僞之無所加。無僞則性不能自美。性僞合然後聖人之名一。天下之功於是就也。細繹荀子以文理隆盛釋僞。則僞字不作詐僞解明甚。再抽繹其無性則僞之無所加。無僞則性不能自美之意。則是以性爲質。以僞爲文。性僞相須而後有濟。如繪事然。性者素也。僞者采也。所謂素以爲絢也。故曰。性僞合然後聖人之名一。天下之功於是就也。正名篇曰。心慮而能爲之動謂之僞。慮積焉。能習焉。而後成謂之僞。盧文弨曰。觀荀此篇及禮論等篇。僞卽今爲字。故曰。桀紂性也。堯舜僞也。謂堯舜不能無待於人爲耳。後儒但知有真僞字。昧古六書之法。而訾之者衆矣。性惡篇曰。人之性惡。其善者僞也。郝懿行曰。性自然也。僞作爲也。僞與爲古字通。又曰。凡禮義者是生於聖人之僞。非故生於人之性也。故陶人埴埴而爲器。然則器生於工人之僞。非故生於人之性也。觀此則僞字不作詐僞字解益明矣。荀子自標性僞之界說曰。不可學。不可事。而在人者謂之性。可學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謂之僞。是性僞之分也。觀此則性僞之區別又可知矣。

## 韓非子集解補正

解老

高亨

德者內也。得者外也。

補正曰。此解德經上德不德是以有德句。德者內也，解有德之德。得者外也，解不德之德。蓋不德當讀爲不得耳。

身全之謂得，得者得身也。

補正曰。得得作德德是。此二德字卽德經有德之德。言所謂有德者，其身全也。亦卽上文德者內也之德。言所謂內者，內得於己也。以得身訓德，與禮記鄉飲酒義德也者得于身也，意同。若作得得，一失不切德經。二失與上文德者內也義隔。三失與上文得者外也亂名。四失其意膚淺。王先慎據御覽改本書非是。

無功則生有德。

補正曰。諸本有作於是。則字當據凌本刪。無功生於德者，總上文言。德字卽德經不德之德。當讀爲得。得者易言之神淫於外，申言之爲之欲之用之思之也。觀上文自明。王先慎校非是。

德則無德。

補正曰。德則之德，卽德經不德之德。當讀爲得。無德之德，卽德經有德之德。德則

無德，與下不德則有德誼正相對。王先謙校非是。按本節諸德字。有解德經不德之德者。有解有德之德者。差之毫釐，繆以千里。校者未能分別觀之，致歧道亡羊。故不憚重複申之。

生心之所不能已也。

補正曰。生心疑爲性字之譌。蓋性有作恚者，若惻之作息，惕之作忽，惟之作恚，慚之作慙。傳書延爲生心耳。下文天生也者生心也。生心亦性之譌。說見後。

長生久視之道也。

補正曰。視樹也。上文柢固則生長。根深則視久。視久樹久也。禮記檀弓，公室視豐碑。三家視桓楹。鄭注，言視者時僭也。又云。於槨前後四角樹之。按視亦樹也。鄭注，言制則是，解視字之義則非也。呂氏春秋重已，莫不欲長樹久視。高注視活也。又按呂書蓋本老子文，視亦樹也，樹者存立之意，故高注逕訓爲活矣。此古意之僅見者也。

事經絕則禍難生。

補正曰。經讀爲徑是。絕截行也。穆天子傳乃絕障水。郭璞注絕猶截也。又逕絕翟道

。注翟道在隴西。謂截隴阪過。卽其徵。

故曰道理之者也。

補正曰。者當爲稽。蓋稽泐爲耆，耆譌爲者也。故曰道理之稽也，應上文道者萬理之所稽也而言。故曰下非引老經文。說另詳。按此節通解老經道字。故未明引其文。勢不可也。校者強爲附牽。別生枝節，皆誤。

執其見功以處見其形。

補正曰。見功猶云成功也。處見猶云考見也。經義述聞曰。處有爲審度誼。大戴記文王官人篇以其聲處其氣。又曰聽其聲處其氣。謂審其氣也。呂氏春秋有始覽察其情處其形。謂審其形也。淮南子兵略篇相地形，處次舍。謂審度次舍也。周語日以處義。謂度相事宜也。審考誼同。

而常者無攸易，無定理，無定理，非在於常。

補正曰。當衍無定理三字。常下有所字是。無攸易，無定理，非在於常所，三句平列。常所猶言定處也。上文道以爲近乎遊於四極。以爲遠乎常在吾側。卽其義，莊子知北遊莊子曰，道无所不在。又曰在螻蟻。在稊稗。在瓦礫。在屎溺。更可參徵矣。故

校疑誤。

然而可論。

補正曰。經傳釋詞然而猶言如是也。

而謂之善攝生矣。

補正曰。經傳釋詞而猶乃也。

夫能自全也，而盡隨於萬物之理者，必且有天生。天生也者生心也。

補正曰。生心當爲性字之譌。說見上。能自全也者，物能自衛也。盡隨於萬物之理者

，廣雅釋詁隨順也萬物並育而不相害也。斯二者授自天。故曰必且有天生。天生非他，卽物之

性，故曰天生也者性也。孟子告子篇生之謂性。禮記中庸天命之謂性。荀子性惡篇性

者天之就也。意與此同。孟子所言生與天生同意天命天就與天生亦同意故承以天下之道盡之生也。

所謂貌施也者邪道也。

補正曰。貌當爲委，蓋篆文委字偶有模糊損泐，與兒形相似，讀者又見下文有佳麗字，遂改爲兒，兒又變爲貌也，委施卽德經惟施，實皆借爲透迤，詩羔羊委蛇委蛇，釋文韓詩作透迤，莊子應帝王吾與之虛而委蛇，離騷載雲旗之委蛇，廣雅釋訓委蛇窻邪

也，諸委蛇字皆當讀爲透地，即委透通用之證，孟子離婁篇施從良人之所之，趙注施者邪施而行，丁音地淮南子要略篇接徑真施，高注施邪也越絕書荆平王內傳日昭昭浸以施，諸施字皆當讀爲地，說文地邪行也即施地通用之證，透地連綿子，說文透地邪去之兒，邪去猶言邪行，亥行爲透地。亥道因亦謂之透地。猶爾雅釋宮所言，堂上謂之行，堂下謂之步，門外謂之趨，中庭謂之走矣。故此釋委施爲邪道也。德經作惟施者，惟委透音同。所謂徑也者佳麗也。佳麗也者邪道之分也。

補正曰。依文義佳麗爲歧徑別名可知。佳麗古音同部。爲疊韻連綿字。按古語有地邐。爾雅釋丘。邐地沙丘。郭注旁行連延。倒言爲地邐。梁簡文帝詩地邐觀鵝翼是也。說文地亥行也。邐行邐邐也。段注邐邐縈紆兒。又遭一曰邐行。段注俗云周遭是也。是地有旁袤誼。邐有曲連誼。故郭訓地邐爲旁行連延也。徑道之旁出連延者也，亦可謂之地邐。佳麗蓋猶地邐也。佳地音轉楚辭大招佳施相諧即其證邐之作麗若透之作委也又集韻往徒邪行貌。疑亦一語之轉。

諸夫飾智故，以至於傷國者。

補正曰。說文故使爲之也。使爲猶言矯爲。引爲詐誼。大戴記文王官人篇故其行以

攻其名。注故其行者，故爲是行。亦有逕訓爲詐巧者。呂氏春秋論人篇去巧故。注巧故僞詐也。淮南子主術篇上多故則下多詐，注故巧也。晉語多爲之故。注謂多計術。皆其例。管子心術篇去智與故。莊子刻意篇去知與故。淮南子道應篇不以故自持。鷓冠子近迭篇倍言負約，各將有故。故皆詐誼。

不得無術而效之。

補正曰。猶云不得不述而效之也。術述古通用。詩邶風日月篇報我不述。韓詩述作術。儀禮士喪禮不述命。鄭注古文述皆作術。禮記祭義結諸心形諸色而術省之。鄭注術當爲述。漢書賈山傳術追厥功。顏注術亦作述。卽其例。莊子人間世術暴人之前。史記孟子荀卿列傳學者所共術。亦皆以術爲述。逸周書命訓篇六方三述，其極一也。又以述爲術矣。

怵於淫物

補正曰。怵讀爲誅。說文怵恐也。誅誘也。史記賈誼傳怵迫之徒，或趨西東。孟康曰。怵爲利所誘怵也。管子心術篇不怵於好。不迫乎惡。淮南子原道篇怵然有所誘慕。皆借怵爲誅也。

真者慎之固也。

補正曰。慎當爲惠，字之誤也。說文意外得於人，內得於己也。从直从心。卽道德本字蓋惠有書爲慎，慎又誤爲慎。或惠誤爲慙，慙變爲慎也。慎俗亦作惠真者德之固也，易繫辭恆以習爲常以常爲慎。慎疑亦惠字之譌。

### 與章太炎論文中子中說書

汪吟龍

予居恆好閱文中子書，友人劉盼遂謂之曰，此僞書耳，何足深究，予詢其何以知之，則舉章太炎檢論案唐之言爲對，予雅不欲讀近人所箸書，無已，姑取觀之，則太炎故嘗襲取晁氏葉氏諸家之說，而未加以切實考訂也，余服膺文中子者，故不憚走筆，而與太炎一商榷焉，

太炎先生左右。讀尊著檢論案唐篇。直以中說爲王勃僞撰。又於篇中屢言王勃中說。而未能證明中說之所以爲勃作者。僅云，福郊福時。去通年世尙近。不可顛到。勃去通稍遠。生不識李房杜陳之疇。比長，故老漸凋。得以妄述其事。由今驗之。中說與文中子世家。皆王勃所譌誣也。臆度古人。虛加定論。與考據家之旨趣。大相逕庭。不審先生



何爲出此言也。其毋乃眩於先入者之視聽。而有所蔽乎。語有之，惟善人能受盡言。敢竭其愚。冀抒省覽。

歷來議文中子者多矣。約言之，可分五派。

甲，事實方面。

(一)人之有無。

(二)書之真僞。

乙，理論方面。

(三)宗教論。(孔老釋並尊。)

(四)正統論(齊梁閏位。元魏正統。)

(五)續經。擬論語。

第一，因隋書無王通傳。第二，因中說所稱門人姓名。多不合當日情事。第三，韓愈以下儒者。多以斥佛老爲功。故司馬光作補傳。於此尤斷斷焉。第四，爲尊箸荊漢微言所駁斥。第五，非聖作經。此議程朱輩持之尤力。朱熹至謂後世知道之君子。雖或有取於其言。而終不能無憾於此。直謂仲淹自納於吳楚僭王之誅。此五說者。先生已破其三。

知先生之識閎矣。而所蔽者二焉。（第二與第四）請更爲先生解之。

中說之非文中子自撰。無待詞費。卽其書中屢稱文中子可知。（文中爲王仲淹之諡，見杜淹所撰文中子世家，及舊唐書王勃傳），是否爲薛收姚義所集。現雖不能證明。要可信其非王勃所撰。

全唐文卷百六十一。王福時錄東臯子答陳尙書書云。念先文中之述作。門人傳受升堂者。半在廊廟。續經及中說。未及講求而行。則是中說之成書。王績已能道之。非出於王勃僞撰也。

王福時錄唐太宗與房魏論禮樂事云。十七年，魏公薨。太原府君哭之慟。十九年，授余以中說。末云，貞觀二十年九月記。考勃生於貞觀二十二年。則是中說成書。在勃未生之先。非勃僞撰也。

王子安集。續書序云。迺例六經。次禮樂。叙中說。明易讚。又云，勃兄弟五六冠者。童子六七。祇祇怡怡。講問伏漸之日久矣。案勃承父命作序之年。爲總章二年。洎乎咸亨五年。刊寫文就。總章爲唐高宗年號。是年歲在己巳。明年改元咸亨。只四年。勃所云咸亨五年。實上元元年甲戌。勃卒於上元二年。觀此，則中說者。勃所童而習之者。

。非所能僞撰者也。

中說禮樂篇。修元經以斷南北之疑。阮逸注，元經所以尊中國。中國無主。則正統在晉宋。中國有主。則正統歸魏周。述史篇，董常曰。元經之帝魏何也。子曰，天地有奉。生民有庇。卽吾君也。且居先王之國。受先王之道。子先王之民矣。更有與叔恬對問云。皆主帝魏。今案舊唐書王勃傳云。勃作大唐千歲歷。以魏晉至於周隋。咸非正統。新唐書王勃傳云。勃乃斥魏晉以降。非眞主正統。其議顯與中說相背。則中說非勃僞撰可知。

勃爲文好誇其父。續書序云。家君欽若丕烈。圖終休緒。又云，問者承命。爲百二十篇作序。八十一難經序云。勃養於慈父之手。每承過庭之訓。又云，雖父伯兄弟。不能知也。上郎都督啓云。勃家大人天下獨行者也。又云，以成大人之峻節也。上裴侍郎啓云。蒙父兄訓導之恩。送劫赴太學序云。吾被服家業。霑濡庭訓。山亭與序云。潁川人物。有荀家兄弟之風。漢代英奇。守陳氏門宗之德。睽王閣序云。家君作宰。路出名區。綜覽勃文。屢稱其父。若中說爲勃僞撰。必有一二語及其父。或假文中子之口出之。如揚雄所詫爲童烏預我草玄者。今中說中。未載福時兄弟之名。更鮮趨庭詩禮之問。則知

非勃僞撰矣。

尊論云，勃之言文。取陸機而已。又云。喜自矜大。轉益恢廓。不效法蘇綽不止。此就勃文集論甚似。若中說天地篇。固明謂蘇綽行於太平則亂。非甚獎之也。中說論文。見於事君篇者曰。古之文也約以達。故謂顏延之王儉任昉。有君子之心焉。其文約以則。又曰，君子哉思王也。其文深以典。夫以典則深約。譽子建延年仲寶彥升之文。而於陸機。第許以文乎文乎。思過半矣。則未致盡美於陸機之文可見也。勃之文，非能約者也。其持論與中說背謬處甚多。以此知中說非勃作矣。至於其他妄謂中說爲阮逸僞撰。王氏揮塵錄辨之綦詳。知不值先生一笑。故僅就尊論疑爲勃撰者言之（以上駁太炎王勃僞撰中說之論）

馬端臨通考載陳亮類次文中子引云。龔鼎臣得唐本於齊州李冠家。以甲乙冠篇。而分篇始末與阮逸本不同。又本文多與逸異。今龔本未見。晁公武讀書志所錄。惟阮逸本而已。阮逸生於宋代。距文中子已遠。所注不盡可信。晁氏以支節考訂。舉一切善言名理而排之云。用此三事推之。則以房杜爲門人。抑又可知矣。考據家之論事。似不宜武斷若此。晁氏據隋書薛道衡傳。而加以推測曰。文帝本紀。仁壽二年九月。襄州總管周搖卒。道

衡之出。當在此年。通仁壽四年。始到長安。又云，隋書稱道衡子收初生。卽出繼族父儒。養於儒宅。至於長成。不識本生。晁信隋書。而疑文中子見道衡教薛收爲僞。吟龍案史。臣官書。容有失實。私家載籍。事較可憑。卽如隋書無王通傳。今以陳叔達答王績書。薛收文中子碣銘。(均見後)王氏揮塵錄所辯諸事證之。庸得謂無王通其人者乎。考全唐文卷百三十三。薛收撰隋故徵君文中子碣銘云。先君內史。屈父黨之尊。僕射楊公。忘大臣之貴。又云，收學不至穀。行無異能。奉高迹於絕塵。期深契於終古。義極師友。恩兼親故。又云，不獲躬守孔塋。自同游夏。又云，摠衣遞進。鼓篋相尋。七十成列。三千若林。是明明自謂及門受業。其父道衡。屈尊問道也。又考全唐文卷百三十一。王績游北山賦云。白牛溪裏。峯巒四峙。信茲山之奧域。昔吾兄之所止。許由避地。張超成市。察俗刪詩。依經正史。康成負笈而相繼。根矩摠衣而未已。階庭禮樂。生徒杞梓。山似尼邱。泉疑洙泗。自注云，吾兄通，字仲淹。生於隋末。守道不仕。大業中，隱於此溪。續孔子六經。近百餘卷。門人弟子。相趨成市。故溪今號王夫子之溪也。又云，忽焉四散。於今二紀。地猶如昨。人多已矣。念昔日之良游。憶當時之君子。樹卽環林。門成闕里。姚仲由之正色。薛莊周之言理。自注云，此溪之集。門人常以百數。唯河南董恆，

南陽程元，中山賈瓊，河南薛收，（文中子世家作河東）太山姚義，太原溫彥博，京兆杜淹等十餘人。稱爲俊穎。而姚義多慷慨。同儕方之仲由。薛收以理達稱。方莊周。薛實善言理也。績又有答馮子華處士書云。房杜諸賢。肆力廊廟。吾家魏學士。亦申其才。公卿勤勤。有志於禮樂。所恨姚義不存。薛生已沒。使雲羅天網。有所不該。以爲歎恨耳。玩績之文。則薛收爲文中子門人。毫無疑義。房杜魏諸人。蓋嘗請益文中子之門。第不如董常輩之親炙日久耳。觀羅網不該之言。歎文中子之門人。不盡爲唐用也。陳亮以爲魏徵杜淹之於文中子。蓋嘗有師友之義。如房杜直往來耳。所言亦未爲確。然則隋書所謂收不識本生。晁氏所疑道衡之出。當在仁壽二年。不復得與文中子相見者。皆謬也。中說關朗篇。或問關朗。子曰魏之賢人也。孝文沒而宣武立。穆公死。關朗退。魏之不振有由哉。全唐文卷百六十一。王福時錄關子明事云。關朗字子明。河東解人也。有經濟大器。妙極占算。浮沈鄉里。不求官達。太和末，余五代祖穆公。封晉陽尙書。署朗爲公府記室。穆公與談易。各相歎服。夫旣云魏之賢人。用於孝文。退於宣武。又曰，署五代祖穆公記室。其人不能與文中子並世。無待後人考證。今傳本關朗易傳。以福時所記妙極占算。孝文初以卜算小道不之見。後召問老易。穆公薨。同州府君師事朗。

退而學易。蓋王氏易道。宗於朗焉。諸事證之。朗特精於易耳。未聞其習禮也。惟杜淹所撰文中子世家。有問禮於河東關子明之語。淹受業文中子門下。斷無不知關朗爲魏人。又嘗署穆公記室之理。尊著謂文中子世家。勃所譎誣也。勃之生，後文中子。不過三十餘年。其父所錄關子明事。當必聞之較熟。信如尊論所云。中說亦係勃僞撰。關朗篇旣云。魏之賢人。此何得云文中子從之問禮乎。考王福時錄東臯子答陳尙書書云。亡兄曰。吾周之後也。世習禮樂。則禮樂之教。固王氏所世習之。未聞問禮於關朗也。今世家所載。聞禮於河東關子明。是否卽係魏關朗。抑另有關子明其人。遽難考定。然以年世論。則非關朗。以學術論。亦非關朗。案世家上下文語意。受書於東海李育。學詩於會稽夏璜。問禮於河東關子明。正樂於北平霍汲。諸人之學。今不可見。然於李育，夏璜，霍汲，稱名。獨於關朗稱字。似爲不類。且朗又非以字行者也。中說屢稱其名。豈杜淹撰世家而諱之乎。余意當另有關氏名子明其人。適住河東。慕關朗而取其字以爲名。晁公武生宋代。不復知爲二人。遂致疑於曾參殺人耳。葉氏踵其誤。先生過聽而未察焉。則甚乎先入之移人也。

李德林卒年。隋書所載。是否可信。殊難證明。今考中說只王道篇。一見李德林之名。

或爲薛收姚義輩誤記。不可知。蓋文中子之門人。自長安反河汾而後盛。當十五爲人師。至獻太平十二策之歲。及門著錄者。尙不甚衆。然則援琴鼓蕩之語。殆姚薛輩展轉得之同門之口。而加以記錄者。文中子是否爲與楊素等三子對問。事實上殊費考證。吾儕讀古人書。第當究其言之當否。事偶未合。則姚薛等之過。於文中子之道何損焉。

尊著引黃式三云。房玄齡，杜淹，陳叔達。年皆長通。不得爲其弟子。吟龍案全唐文卷百三十三。陳叔達答王績書云。是賢兄文中子知其若此也。又云。叔達亡國之餘。幸賴前烈。有隋之末。濫尸貴郡。因霑善誘。頗識大方。是叔達明言霑文中子之教矣。今案中說稱叔達爲陳守。與此正合。房玄齡，杜淹。爲文中子弟子。見杜淹所撰文中子世家。王績北山賦自注。考房玄齡長文中子五歲。其卒也，後文中子三十有一年。杜淹生年未詳。其卒，後文中子十一年。文中子門下卒年可考者。薛收卒後文中子七年。杜如晦後十三年。溫彥博後二十年。王珪後二十二年。魏徵後二十六年。李伯藥後三十一年。

李靖後三十二年。門下生年可考者。李伯藥長文中子十八歲。李靖長十二歲。溫彥博長九歲。魏徵長三歲。

其得及門請益。暨爲文中子撰世家。非必不

可能者。夫古人無常師。亦不疑年。故項橐生七歲。而爲孔子師也。韓愈師說云。生平吾後。其爲道也。亦先乎吾。吾從而師之。吾師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後生於吾乎。是故無貴無賤。無長無少。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愈爲唐人。所言不盡無稽。隋唐之交



。當尙有行之者。房魏諸人之於文中子是也。以上駁太炎所引晁葉黃三氏考證文中子門人之謬，

尊著以勃好增其先德。唐世學士慕之。盛爲碑銘。以誣來史。此又勃之化云云。以此責勃。並及文中子。似未當。諛墓之文。古之作者。以蔡邕爲獨多。自云，唯郭有道碑無慚言。他可知矣。先生不咎作俑。而罪效尤。何也。勃之文。在唐世固不大重。高宗以門雞一檄。黜其浮華。楊炯居王後。裴行儉譏以當先器識。陳子昂力追正始。皆與勃異趣者。杜甫詩云。王楊盧駱當時體。輕薄爲文哂未休。夫旣曰當時體。不爲盛唐之世所重可知。曰輕薄見哂。則勃之化。不能及人審矣。此無關中說閎旨。因尊著所及。故

略言之。

以上駁太炎案唐篇盡唐一代學士皆承王勃之化之謬

尊著荊漢微言云。中說殆亦唐人所擬。其言戎狄之德。黎民懷之。三才其舍諸。

此叔恬之言

異親暱而媚豺狼。悖逆至此云云。此實至誤。先生對於中說。旣謂王勃僞撰。又疑唐人所擬。主見未能確定。立論自難持平。又見先生卷末自記云。是冊作於憂憤之中。雖多言玄理。亦有諷時之言。身在幽囚。不可直遂。以爲覽者自能知之也。夫假託古人。自抒懷抱。貴於事理可通。若義有未安。而肆毀古人。以洩吾憤。不可也。司馬遷受腐刑之冤。不無尤怨。讀者猶病之。先生被禍不逮子長。所職又非史官。徒以昌言革命。銳

意亡清。故於戎狄之德。深致痛恨。今試取觀中說禮樂述史二篇所言。知文中子之帝魏。固有所不得已也。述史篇，叔恬問元經書陳亡。而具五國何也。子曰，江東。中國之舊也。衣冠禮樂之所就也。永嘉之後。江東貴焉。而卒不貴。無人也。齊梁陳，於是乎不與其爲國也。及其亡也。君子猶懷之。故書曰，晉宋齊梁陳亡。具五以歸其國。且言其國亡也。嗚呼，棄先王之禮樂。以至是乎。叔恬曰，晉宋亡國久矣。今具之。何謂也。子曰，衣冠文物之舊。君子不欲其先亡。宋嘗有樹晉之功。有復中國之志。亦不欲其先亡也。故具齊梁陳。以歸其國也。其未亡。則君子奪其國焉。曰，中國之禮樂安在。其已亡。則君子與其國焉。曰，猶我先王之遺人也。叔恬曰，敢問其志。文中子泣然而興曰。銅川府君之志也。通不敢廢。書五國並時而亡。蓋傷先王之道盡墜。故君子大其言。極其敗。於是乎掃地而求更新也。期逝不至。而多爲卹。汝知之乎。此元經之所以書也。又曰，非至公不及史也。先王以天下爲公。昭然共見。惟是滿漢界限。未能消除耳。方今民主共和。正統論。可無辯。然昔人於此持異議者。莫若帝魏帝蜀之爭。陳壽。晉人也。故帝魏。司馬光亦以中國爲言。故帝魏。朱熹迂闊。以劉備爲漢宗室。故帝蜀。後世勝國遺老。從而和之。至以涑水氏爲誤。時君復欲愚民。以固其子孫帝王萬世之業。故尊朱

無所不至。而帝蜀之案以定。齊梁陳之所居。非先王之土。所治。非先王之民。所行。非先王之道。又非如劉備有漢室宗族名號可假也。篡弑相尋。享國日淺。後人目爲正統者。徒以嚴夷夏之防耳。然魏至太和之世。人習華儀。君禮賢士。非復被髮左袵之風矣。孟子曰。舜東夷之人。文王西夷之人。得志行乎中國。韓嬰詩外傳。以此爲孔子語。吟龍案。此所謂中國。亦指中土言之。故孔子將之荆。欲居九夷。恆致夷狄有君之嘆。假今孔子生文中子之世。而著元經之書。其必帝魏而罔齊梁無疑也。

以上駁太炎中統論與種族之見

凡人皆有所蔽。朱熹過崇孔子。故以文中子續經爲僭。讀先生所爲癸丑獄中自記。年不過三十有六。非如孔子耳順之時也。而河不出圖之歎。具見於篇。所謂素王素臣之跡是踐。固未遑多讓也。吟龍不敏。竊有志焉。以爲孔子在春秋時。見百國寶書。而操筆削之任。實爲吾國唯一之編輯家。故後人欲明三五之事。第取觀孔氏私家之書已足。頃與馬通伯先生言尙書。馬云。今文只十八篇。典謨訓誥。揖讓征誅。天算輿地文哲之學備矣。假令後人爲之。雖百廿八篇。其可得盡耶。吟龍歎爲知言。今士人欲讀古書。輒患其繁。安得如孔子者。爲之一刪定乎。文中子之書。多不傳。然其意可知也。先生亦思孔子而後。曾有人能發此宏願。網羅故籍。盡加斷制者乎。吾輩略多讀書。卽不能謂文中子。

無其人。有其人。卽不得謂其人非好學深思。慨然有高天下之志。此案而定。則凡一枝一節破碎害道之論。胥可泯焉。先生當代魁儒。言爲世範。尙冀從容致慮。而有以闡發之是幸。悲夫，後生小子。目不覩元經中說之書。聞王通之名。則曰，隋書所不載也。或讀未終篇。而曰，其道不足稱也。徒事耳食。何啻管窺。甚有舉先生之語。以爲定論者。而孰知先生亦云，中說時有善言。姑略其迹而取其道。不亦可乎。吟龍嘗謂，因隋唐二史不爲王通立傳。而謂無其人焉無害。因中說中弟子所記容有不實。而疑其書爲僞。亦無害。吟龍第見其言可傳。而其行可法也。其人足師也。其道無私也。佛老無外。魏晉無黜。斯孔子始周平魯隱之意歟。抑佛盼召而子欲往也。郊子萇弘師襄老聃。果可與游也。未老而教。身沒而行施也。後之學者。可以觀矣。拉雜書奉。惟有以教之。吟龍頓首。

本篇係與章太炎書，故只就章氏所言加以駁正，書之眞僞，第證明非王勃攔誣爲止，正統論，第欲太炎化除胸中滿漢界限，以論古人，至於宗教論，全未之及，因太炎並尊佛老，無庸申敘，人之有無，太炎亦已了了，續經擬論語，太炎且竊以自娛，固無取爲文中子辯也，稍暇當更作文中子考正，一詳言之，吟龍自記，

當代通人，知不乏精研文中子者，尙乞通函，以資參正，吟龍附白。

# 兩宋歷朔天文學攷

吳其昌

歷朔天文，在中國天文學上，本不能分離，而兩宋則大異於是，於歷朔一道，非特視唐無進步處，且遠不逮唐，唐時如李淳風僧一行等，於歷朔學上，背有重大貢獻，而宋時歷朔，惟楊忠輔統天歷爲梅定九所稱賞，以爲元郭守敬授時歷所自出，然其事實，則殊不然，推驗虧蝕無一驗者，詳見宋史歷志其他可知，惟沈括頗有科學思想，說詳下至於天文，則不特較隋唐爲進步，於中國天文學史上，有空前絕後之發明，其成績之佳者，雖當今科學專家，亦不能不表示相當之欽服，於是遂將數千年來歷朔天文，不能分離之習慣，脫其桎梏，而完成天文學爲一獨立之學科，今將此二者三百餘年內盛衰變遷得失之源流，略述一二，以見其鱗爪，欲攷其詳，則其昌另有專文，

## 目次

### (一) 歷朔

- 1 歷學退步之原因
- 2 歷學沿革
- 3 歷學盛衰
- 4 歷學流別
- 5 歷學得失
- 6 歷算方法
- 7 燕肅蓮花漏簡述
- 8 結論

### (二) 天文

- 1 天文學發達原因
- 2 新天體論
- 3 宋儒天體雜論
- 4 地動說
- 5 左右旋論
- 6 論月光
- 7 論日月蝕
- 8 彗星
- 9 論晝夜寒暑
- 10 論雷電
- 11 天象雜論
- 12 論潮汐
- 13 蘇頌水運自轉儀簡述
- 14 天文圖
- 15 儀度測驗簡述
- 16 結論

(一) 歷朔

1 歷學退步之原因

宋時歷朔，所以退步，其原因極爲繁複，然歸納之，約有四端，(一)受當時哲學思想之影響，(二)因當時歷算學者之自相傾軋，(三)因朝廷歷朔之屢改，(四)因歷算家與算學家不能相合作，第一原因，當時哲學思想之發達，雖少數大師，學力思想，兩方兼重，

如朱子

呂祖謙

而風氣所趨，大抵視思想較重，視學力較輕，天文學之所以能發達者，以此，歷朔學之所以不能發達者，亦以此，第二原因，當時歷朔學者，自相傾軋之風極盛，但知

攻人之弊，不能知己之短，嫉善妬能，無所不至，讀宋史歷志，了然可見，而尤以劉孝

榮楊忠輔爲甚，學問至於互相攻訐，則退步可必，第三原因，兩宋三百餘年內，改歷共十八次，平均不足二十年，必改一次，改之如此之勤，則善處必不能見，流弊必不能改，

且養成歷算學者輕舉妄動，不肯潛心專攻之習慣，第四原因，在南宋尤甚，北宋時，如

沈括尙通高深算術，南宋時通高深算術者，北方有李冶

李冶雖元人，然其實與秦九韶同時，不過當時北方爲元人所得，焦循有專文詳攷，

南方有秦九韶，一發明借根方，一發明天元術，

李冶之借根方，即秦九韶之天元術，說詳阮元疇人傳，但各人發明，並非因襲，焦循有數書九章跋，

詳言之，但皆不治歷朔，而歷朔學者，亦從不肯下氣請教，惟一鮑澣之，能通周髀，九章，

孫子五曹，術數記遺外，其餘所操諸術，皆極膚淺，充其極，亦不過分數四則，通分，約分，而已，故步自封，不求深造，因此遂無進步，

## 2. 歷學沿革

歷學自唐中葉以後，已無發明可言，後周時王朴作欽天歷，一時已號稱精密，宋初卽襲用之，建隆間，始覺其疎略，於是王處訥更造新歷，名應天歷，未幾又差，冬官正吳昭素獻所著書，推驗較準，遂賜名乾元歷，眞宗時，判司天監史序，又著新歷，咸平四年班行，名儀天歷。史序儀天歷，在宋時歷學沿革中，起一大變動，史序以前所用之算法，至史序而改革，另創新法，說詳下歷算方法，乾興初，議改歷，詔張奎楚衍宋行古共造，既成，名崇天歷，英宗時，周琮王炳王棟尚有周應詳周安世等計七人造歷，蒞鎮孫思恭劉放攷定，名明天歷，

## 以上參攷宋史歷志

熙寧七年，推月蝕不協，詔造新歷，沈括薦衛朴造之，既成，名奉元歷，元祐二年，奉元又疏，詔黃居卿等六人造新歷，賜名觀天歷，徽宗時，姚舜輔謂觀天有失，自造占元術，後改名紀元歷，施行之，

以上參攷玉海歷法歷志及元史歷律志宋史反年攷，



南渡後，紀元凶，高宗因造新歷，命朱震監布衣陳得一造之，名統元歷，未久又差，有不善用統元歷，暗用紀元歷推步，故遂差，劉孝榮獻歷，命程大昌驗之，稍密，賜名乾道歷，淳熙間，乾道推交

蝕不驗，判太史令李繼宗奏集通歷算人合造，四年成七卷，名淳熙歷，其後皇甫繼明石萬交言其弊，紹熙元年，改造新歷，名會元歷，會元歷實荆大曆所主造慶元四年，會元歷占侯差，詔楊

忠輔改造，及成，名統天歷開禧三年，鮑澣之言統天歷舛，嘉定三年，詔澣之等合造，當時可攷者，龔溪尤堪調官，鮑澣之尤參定官，龔治演撰，王孝禮劉孝榮督造，新歷成，未行而寢，其歷即名開禧歷。其歲積，日法，朔率，今皆可攷，

### 以上參攷宋史歷志

其後李德卿於淳祐十年造淳祐術，譚玉又於淳祐十二年造會大術，陳鼎於咸淳六年造成天歷，德祐以後，陸秀夫擁立益王，走海上，命鄧光薦與蜀人楊某作本天歷，今亡，其沿革之大略如此，

### 以上參攷疇人傳，及宋史歷志

### 3. 歷學盛衰

宋代無久行之歷，在北宋時，猶有崇天歷，行四十年，統元歷，行三十二年，紀元歷，行二十九年，餘亦稱是，至于南宋，則淳熙歷行十六年爲最久矣，至其促者，如會元，



淳祐等歷，行之皆不過二年而已，於歷行世之久纔，卽可以見是歷之得失，卽可以見歷學之盛衰，蓋當歷學盛時，集歷學專家，精造而成，則其歷自爾比較精密，故行世亦較久也，以此推優劣得失，雖未甚確，而以此推盛衰，則似可見，今綜兩宋而觀之，則其盛衰，若有二期，今先述其盛者，

(一)北宋沈括，衛朴，蘇頌，等在歷局之時，主其上者，既通高深算術，而其下有司

，亦皆算學專家，或著名巧思，如韓公廉周日殿于太古王允之等故一時造渾象，製漏表，推驗精密，上

媿梁李宋史歷志序云若熙寧沈括之議，宣和璣衡之制，其詳密精緻，有出於台璽淳樞之表者，盡未始乏人也，如皇祐中極星之測驗，其精密更在祖

暉之上，文獻通攷云，兩朝天文志舊說皆以紐星正樞機，後祖暉之立議測之，汨皇祐初，以銅議管候之，其不動處，猶在樞星之末一度餘，按此其大略，其詳見下篇十五節，不可謂非

一時之盛也，

(二)南宋鮑澣之主歷局之時，澣之通古算經，既如上述，如九章算術術攷記遺等書，皆賴澣之校刊而傳，戴震輯校算經十書，

凡有澣之序跋者，皆其所傳也，而又絕無傾軋訐訟之風，故其在局時，能虛心下懷，召集當時通歷專家

，如王孝禮陳伯祥李孝薦輩，亦皆極一時之選，此又其一也，

次復言其衰時，

(一)荆大聲與劉孝榮傾軋之時，此一大衰也，南宋歷算家互相傾軋，已成風氣，而尤

以荆劉二人爲最，宋史歷志云，時談天者，各以技術相高，互相詆毀，程大昌等言，乾道新歷，荆大聲劉孝榮同主一法，二人無異議，後緣新歷不密，詔訪求通歷者，而孝榮乃詆阮輿祖，緣大

聲補局生，自全不以擊究學術爲事，但知嫉善妬能，爭尙一己之意氣，而此學遂暴落，是紛紛不已，此後新曆成，無行之至十年者，

(二)韓侂胄當國之時，以爲歷事非所急急，日惟事摧殘文化，拘捕學者，故鮑澣之戴溪所造之開禧歷既成，且較精密，仍無形寢擱，統天歷既舛誤，開禧歷又不行，於是雜用諸歷，至四十二年，歷學至是，榛莽否塞極矣，此其盛衰之大略也，

#### 4. 歷學流別

宋時改歷雖數，而新歷亦具有源流，今溯其上下，略舉數則爲例，(一)乾元歷日法，用宋劉何承天之強率調日法而小差，何承天調日法，以四十九分之二十六爲強率，十七分之九爲弱率，乾元歷日法二千九百四十，即將何承天之強母四十九乘六十也，朔實一千五百六十，即將何承天之強子二十六乘六十也，是全(二)崇天歷推黃道之法，即唐邊岡相減相乘之術，邊岡之法，見唐書曆志，其法先相減，後相乘，以准黃道日度，(三)明天歷實承用李淳風麟德術而小變其例，李淳風麟德術，自後麻家皆承用其法，周琮明天歷日度，交度，轉度，各有其母，而不盡以日法(即總法)爲母，蓋用麟德術而小變其例，(四)統天歷爲元代郭守敬授時歷所自出，此共有三點，可以證明，(一)授時歷距元以辛巳立算，統天歷距元以甲寅立算，此皆用截元法也，(二)授時歷歲實，爲三百六十五萬二千四百二十五，統天歷歲分，爲四百三十八萬二千九百一十，以日法一萬二千除之，亦得三百六十五，又萬分之二千四百二十五，與授時歷同，(三)以萬分爲日法，亦爲授時歷所自出之證，(五)開禧歷謹守何承天以來相傳之師法，(六)紀

元歷中晷損益之率，爲姚舜輔所剏立，此二說本之阮元，此其流別源委之可尋探者也，（未完）

# 文苑

## 圓明園賦

用鮑明遠蕪城賦韻

汪吟龍

彌望荒原。無復七楹正殿。難尋十八籬門。

湘綺樓全書，圓明園詞，十八籬門隨曲澗，七楹正殿倚喬松。

斷橋墜水。殘礫橫

崗。憑弔三島之岸。

蓬島瑤臺，舊名蓬萊洲，在福海中央門內正殿，殿前西為神州三島，見日下舊聞考，以下未言出處者同此。

探勝萬泉之莊。

清高宗有御製萬泉

莊記

當吾賜園之年。

圓明園為清世宗藩邸賜園。

五次鱗。牆過肩。

黃人奉日。赤子朝天。

高宗御製鑿月開雲詩，猶憶垂髫日，

承恩此最初，自注云，予十二歲，皇考以花時恭

請皇祖幸是園，於此地降旨，許孫臣扈侍左右，

氣陵東海。方壺勝境，蓬島瑤臺，皆園中四十景之一，又有蓬萊洲，神州三島，瀛海仙山，東島，北島，諸

名勝

秀挹西山。

西峯秀色，四

暢春媲美。樂善爭妍。

暢春，樂善皆園名，

於時駐乘輿。施政令。

自世宗以來，諸帝

常駐蹕園中，政

拓宏規。樂清宴。已無為而聽命。

百餘年間，

加以菲經杼藻之殷。知耕貴織之

勤。四宜書屋東南，為莊經館，榮芳書院內字，為杼藻軒，

親勞稼穡。殫精典墳。竹深荷淨。鏤月

開雲。

映月池北，為知耕織，映水蘭香西南，為貴織山堂，竹深荷淨，在五福堂迤北，

體圓明之聖誨。世宗御製圓明園記云，至若嘉名之錫以圓明，意旨深遠

聖誨，覽列辟之宸文。

勤政殿後楣，陳世宗御書為君難說，後楹東壁，陳高宗御製創業守成難易說，西壁，陳高宗御製為君難說，

衆臣擊而易舉。一人難

乎為君。

為君難說云，語有之，衆擊易舉，則不易者亦將成易，而當其難者，一人而已。

創垂五代。百有餘載。

圓明園，康熙四十八年所建，毀於咸豐十年英法聯軍，見東



# 詩

## 秋懷

聞揚

我知苦無涯。觸變孕憂患。當春感百物。怵惕動噫嘆。倏焉秋風來。草木失葱蘢。天地撼殺機。萬象森詭幻。蕭條林壑哀。空濛鬼神盱。虛堂坐日夕。撫逝成內纏。運行各有時。摧落豈所願。

我身何擾擾。我志何茫茫。已慚孫登智。不學阮籍狂。日暮陟高原。翹首迷所望。浮雲蔽太虛。撫景久彷徨。歸來閉柴扉。寂寞佇空堂。缺月照蒼苔。寒雞栖斷廊。萬籟俱岑寂。寸衷自憂傷。丈夫屬千秋。志念安可忘。

我聞大國楚。在昔臣宗周。江漢扼天池。得地固已優。運行偶代謝。勝地成荒丘。風雲慘山川。野鬼號松楸。造物非不仁。衰變豈其尤。荒園草木落。白日翔鴟鳩。彈之豈無力。未能窮其儔。

惻惻秋風寒。淒淒秋雨切。我巢苦漂搖。寸步局危嶮。仰視河漢傾。俯疑地軸折。欲寐不得臥。對食每多噎。迷懷燭孤螢。困志斂柔舌。微知天地心。春意祕霜雪。

今日不可事。端坐盡昏晝。冥心惕前逝。虛懷凜新復。十年觀文字。書史困搜籀。殘缺

未能稽。蒼亂不可收。微念劇含梗。頑質胥困鬥。勉此須臾光。聊以警孤陋。

### 懷友

余戴海

歲月忽已暮。懸象迭陰陽。揮淚別之子。棄捐熱中腸。道路悠且阻。各在天一方。邂逅適我願。婉兮想清揚。延首極南國。感慨欲褰裳。夏日居歡促。冬宵在感長。憶昔浮瓜樂。清風扇微涼。如何一失所。濡跡客他鄉。未諳別離苦。今始爲君嘗。庶幾精魂接。或可夢容光。

### 聞母謝太夫人挽詞

陳曾壽仁 先

故人有子眷春暉。隔歲重來見素衣。正使荒榛彌六合。猶看孤鳳出羣飛。絳紗授學心原苦。上舍傳經志不違。學古救時端有賴。瀧岡應待表遺徽。

### 圓明園

高亭

昔日圓明佳氣多。難從遺老問如何。山阿夜月猩猩走。池上秋風燕燕過。自罷鳴鑾石聚語。每觀焦土劍橫磨。驃驍他日出天漢。指點荒臺聽凱歌。

### 大觀亭懷古

汪吟龍

大觀亭壓皖城隈。憑弔忠魂尙有臺。雲裏九華遙指去。天邊三峽倒流來。六年誓死金甌缺。百戰餘

生畫角哀寂頽垣風節井月華如水浸蒼苔

元余忠宣公闕守安慶六年城破闔門殉難今審判廳之風節井卽余公家人駢死處余公墓在安慶西門外大觀亭下

詞

水龍吟

汪吟龍

陽生暖日初長。璇閨繡罷紋添線。鴛鴦刺就。芳心自警。柔魂欲斷。延佇樓頭。徘徊檻外。怕聞征雁。望天涯信息。燕雲皖水。憑誰寄，空長歎。無那烽煙滿眼。阻歸程，別離都慣。者邊記得。玉臺鏡裏。水晶簾畔。香霧雲鬟。清暉玉臂。夢中曾見。被雞聲喚醒。窺窗有月。照人幽怨。